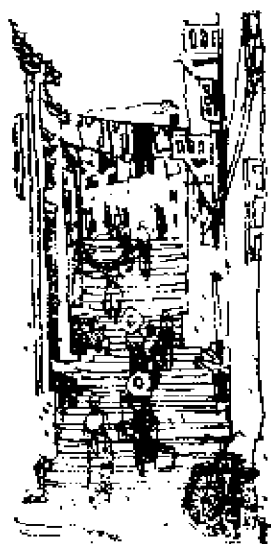


江 门 文 史 资 料 第 九 辑

目 录

- 三桁瓦——江门市利器行业的回顾.....黄朝栋(1)
- 旧江门市建筑长堤马路种种.....金 鹿(6)
- 江门新光电力公司的 孕育与递变.....李 梗(11)
- 解放前的江门杉竹业.....杨镜波提供资料、宗伦整理(16)
- 解放前的江门绸布业概况.....曹 宗(21)
- 天主教江门教区.....廖 栋(24)
- 江门解放前夕协助新生连歼灭陈腾匪部经过.....黄培年(28)
- 胡华同志革命斗争二三事.....林雨荷(31)
- 江门掌故随笔录.....许 只(34)
- 钓台史话.....黄兆纪(43)
- 外海乡事一斑.....陈毓明(47)
- 陈少白先生禁赌轶事.....陈一鸣(52)
- 南洋兄弟烟草有限公司二三事.....叶少林(55)
- 蒋介石兵败陕北纪实.....蓝卓元(63)
- 蒋介石集团逃台湾前在成都的最后挣扎.....蓝卓元(80)
- 解放战争期间民盟在江会地区的活动情况.....文植虞(83)



三桁瓦——江门市 利器行业的回顾

黄朝栋

我于童年时先父所经营的“三桁瓦”店工作，并随师傅余源锻造刀仔，对江门利器行业的情况略有所知；其或传闻于长辈，或经历于本身。数十年来恍如在目，迄今退休多暇，遂握管而成是篇。

三桁瓦来历

江门市三桁瓦利器行业已有百年历史。

江门丰宁街的“级级石”凡三十六级，此处相传为昔日的过海渡头。闸门上有“江门”二字，陈白沙先生有一诗句“二五八日江门墟”，其地即今之墟顶街。二、五、八墟期相沿至五十年代中期。在清光绪年初(1875年)，有余姓一、二手工业者在级级石附近设店锻制小刀、剪刀、剃刀等利器，因用料上乘，锻制得法，因此刀具锋利耐用，远近驰名，人多购买。又因其店舖狭窄，故店号取名“三桁瓦”。其时蓬莱山雪峰寺僧人练习武术，曾向该店定制刀剑，店主余某亦曾跟随僧人习武。三桁瓦利器的名声就初步传开来了。

生产与经营

三桁瓦的制品有多种，最著名的是暗铰刀仔和光身剪刀。

1. 制暗铰刀仔用夹钢法。当时多用进口钢材。钢条形如筷子，俗称筷子钢。钢性坚韧锋利，不卷口又不易崩，锻打成型，经过淬火退火后，检验色泽硬度，再经三种刀石打磨。首先用粗石、其次用滑石，最后用红花滑石。用粗石能去铁，滑石能现钢，红花石磨至适度时，可提高刀背两边亮度，磨多次可收口锋利。锻打完成，刀身烙印店名及锯齿形记号。刀柄用坚硬的牛角咀制成，用适当厚度的铜片包好刀柄头，钻孔用铜线窝好，打磨平滑，不见窝钉痕迹，故名暗铰。其锋利以能剃须为佳。售价每柄白银三毫（约值白米六斤）。因其锋利坚固耐用，销路日广，多有购赠海外亲友的。

2. 光身剪刀，以剪口长度计，有二寸四，二寸七，三寸二及小花剪等规格。剪咀有尖咀平头两款。全身打磨光滑，故名光身。剪身两边斜下成坑。口薄则锋利，坑深则易磨，又便于调整剪口。每柄售白银三至四毫，可用一二十年。

民国初，原三桁瓦将字号转让与人继续经营。其时产品远销各地，海外侨胞更为乐用，市场上供不应求。到抗日战争前的1935年，在三桁瓦原址及附近陆续开设下列各户：

店名	店主	资金约值 (白银)	附记
正三桁瓦	余康	800元	家属多为从业人员；创于民国初年，为老字号之一
始创三亨瓦	余福和	700元	
三桁瓦老舖	伍扶	500元	另与谢锡在香港中环开设三瓦桁
三鏗瓦正舖	黄秉楼	400元	
三行瓦支店	陆甘	500元	
始创三坑瓦支店	余子彦	400元	创于民国初年，为老字号之一
三亨瓦正老舖	黄秉楼	300元	
正三亨瓦	余康	500元	

表列八户、大抵皆父子兄弟分开经营，占了丰宁街全部舖位。以文义而论，“桁”字较合，其他则多诸音而已。

其时生产形式，比前扩大，已有作坊规模。雇主设备生产工具如风箱、铁砧、大小钢锤、钢材及燃料煤炭等；雇工生产多则十人，少则二、三人，也有个别不雇工的，伙食住宿由雇主负责。各店号还招收了学徒。工人按件计酬，并无雇佣期限。这种生产方式已不能满足当时市场需求。只供家庭用的较剪、剃刀、果刀的需求量加大了，酒楼、屠宰、竹器等行业期待利器业提供更多的生产工具，临时要求种种款式的定制刀具等加多了，于是各店号进一步向外加工订货，以满足市场需求。后来有些店号还重点地采购外地的优良产品回市销售，其中如小榄财利的禾镰，广州赞玉的剪刀及本市二利铁店虎门镰等较为著称。这时候江门市利器行业的资本主义经营色彩更浓了。

三桁瓦特色

三桁瓦锻制利器，质量上要求甚为严格，从原三桁瓦创始时期，就要求全面检验产品。自制产品；要经淬火退火，视硬度是否适当而定。对于办入外地产品，亦要逐件对其规格、重量、厚薄、钢口软硬、有无断钢、破裂等现象加以检验，不让次品混进，以保信誉。犹记老师父云：初学检验钢口，可以拿刀口向另一刀背边角）轻力削去，如两者吸住，不易滑去的则为有钢，但剃刀因刀锋太薄，不用此法。

产品用钢模刻字。另印有招纸包装，说明如有卷口，一律包换，甚为信守。遇有顾客临时加工订制各种利器，可由顾客先提出款式，如法泡制，如削鱼刀，刀背上端要求特别，平阔，以利削鱼时，左手用力拍下。刀仔附铜环以便携带。切面刀则要求薄而长，在刀身刻上花木鱼鸟图案。工人黄照义在清末时前承制刽子手所用的大刀。

抗日战争初期，十九路军大刀队在上海英勇杀敌，华南各地继续组织大刀队，各户应时而兴，制造大刀，悬于店门。刀光熠熠，柄系彩绒，皮革为鞘。群众围观，大谈杀敌战果及刀术，一时传为佳话。那时还制有“童军刀”，长约四司寸、有类匕首，可作自卫之用。

从窒息到复苏发展

1939年农历二月初，日寇侵犯江门。本市沦陷后，商户多被洗劫。那几年米珠薪桂，物价飞腾，饿殍遍地。级级石不过三十余级，行人上落，多要半途歇息，或绕道而行，避

免跋涉；可见人民身体虚弱已甚。当时市面萧条，生意冷落，各号只销出一些大小刀仔等小件，伙食也不能维持，迫得将存货运出市外，绕过敌人封锁线到市外各地贱价售出，籾米而归。因外地米价较江门略平，故不惜步行二三十里负米。由于生活困难，同业中有余姓、伍姓多人因贫病饥饿而死去。

抗战胜利后，利器业各户恢复经营，稍获喘息。但有为着追求利润，以次当好，有使用俗称“上水铁”的材料，即不夹钢而只有淬火，刀身虽有一定硬度，毕竟质量远逊。又有用腊涂抹刀身裂烂处，使顾客不易辨出；或略作磨刀，即行产薄，以致刀口不够平滑。如此低价高抬，自损信誉。有些甚至互相倾轧，微利或至亏本出售产品，以至动摇根基。后来金融动荡，物价不稳，燃料价格飞涨，这种利器小手工业资金短绌，“朝种树晚锯板”，就更一筹莫展。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利器行业得到扶助。1956年各户组织联营合作社或转入工厂工作。第一批有三坑瓦怡利、正三亨瓦、始创三亨瓦和始创三亨瓦支店四户，资金共约人民币1500元，成立五金第四合作社，后转入利器厂。第二批有三桁瓦、三镗瓦正铺、三桁瓦支店、三行瓦支店、三坑瓦其利、三桁瓦兴利、永利昌等七户，资金共约3100元，成立五金第二合作社，后转为随机工具厂。

现江门市利器厂产品继承过去优良传统，精益求精，获得全国名牌产品称号，仍以正三桁瓦牌号，畅销国内外各地而享盛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真理。抚今追昔，更是信而有徵。

旧江门市建筑长堤马路种种

金 鹿

江门市长堤在民国十八年即(1929)间建筑的。当时市长叶显，原是国民党十三师师长徐景唐师部人物，由徐举荐充任市长的。叶凭藉军队后台，在江门恶极一时，对人民采取极端高压手段，一切任意施为。他在压榨抽剥中，有两件事是人民反抗最大的。一是估价警捐，二是强行拆筑长堤。长堤的拆筑，是由叶显一手包办。究竟工程如何，费用几何，商民一无所知。当时仅由市政府布告通知沿河商店按照划线拆卸房屋，而工程则传系暗中以高价由某建筑商承建。商民大为不平，酝酿反对。江门沿河店户原来都是很长的。例如书院街新椰街等店，舖面临街，舖尾都直延到河边，厨房厕所等大都临河建立。当时拆卸划线，规定各店户要拆卸原有面积一半左右。商民等既然全被蒙在鼓里，大家便彼此观望，不肯拆卸。叶显见布告无效，便出动警察及消防队到沿河店户强行拆卸。顿时沿河一带变成瓦砾之场，一时全市哗然。商民结合估价警捐及强行拆舖等问题，向省方上控，展开一场反叶显斗争。叶显一意孤行，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采用军阀手段，逮捕了江门商会会长陈毓棠。事情越闹越大，反抗也更趋激烈。拆堤工程也就停顿下来。事情纠缠数月，省方终于撤换了叶显，改派严博球为江门市长。严博球是军人出身，位至团长，因身体过于肥胖有如一座石磨，行动不

便，改任文职。严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吸取了叶显失败的教训，便采用了怀柔利用的手法。上任后他释放了被囚禁的商会会长陈毓棠，宣布把建筑长堤和改善估价警捐两事交由市政府会同商民组织“江门市政促进委员会”主理其事。促进会主任委员由市政府派秘书长充任（先是钟泽霖，后是朱猗若）；常务委员由商会正副会长（谭逸南、黄恭发充任。其余委员十余人由各行业推出一些头面人物充任。严分送每个促进委员一米高的照身镜，镜面刻有“某某委员惠存”，“江门市长严博球敬赠”等上下款字样。委员们把这照身镜挂在自己店舖当中，以为十分“光彩”。这样一来，严就把江门市内商界头面人物控制住了。关于改善估价警捐方面，他取消了估价二字，改为按照各店户的金字屋顶正梁计算。每一金字顶正梁为一条，每一条梁定收警费若干，有二楼则作两条计，有三楼计三条，平面的参照比例计算。这样比原来估价警捐略有减少，就算改善。为了查定各店户的梁数来计算警费，严规定促进会委员会同警局所派人员分为三组，分赴各街道，逐户查明数目，并由商会供应午饭一餐。各委员既醉且饱，查得迅速利落，不日就全部查竣。这样，既然是由商民自定自查，那就没有人反对了，估价警捐就此解决。实则老严意不在此，好戏还在后头。促进会虽然是主办筑堤，实则不过按照市府工务局的丈量计算通知，把各户应纳的筑堤费分三期征收，按工程进度由工务局通知将款缴交市府转发承商。所有一切工程计划，全部由工务局控制主理。工务局长潘景兆是个不大露面的人物，没有来过促进会。工程另行投标，由工务局主持，结果由同联生公司投得，每英尺工程费白银四十一元余，堤长六千余英尺，全部筑堤费约白银式十余万元。同联生老板李某，专在本省各

地承包政府各项工程，是一个官商勾结的老手。长堤开始施工后，严博球大卖气力，每天头戴白通帽，身穿白夏布长衫，手拿大手杖，经常在河边指指划划，呼呼喝喝。长堤完工，工务局装模作样地集中促进委员沿堤丈量验收。那只是一条花砂路。所谓花砂路即是只筑好堤礮外圍，路面填满泥土，泥上舖些细砂，就算完工。长堤是一市的门面，每英尺工程造价白银四十一元余，这条路在晴天都是尘土飞扬，雨天，却又泥泞难行，车辆过处，坑坑洼洼，交通困难，行人不便。人们议论纷纷。有问工务局，回答说“就是这样了”。长堤既然筑得不像样，江门市民只好忍痛再行集资铺筑路面，成立了铺筑路面委员会。这次市府不派人了。沿堤分段举出委员，以吕伯朝为主任，仍由工务局包揽设计及开投工程。铺筑沥青路面，亦由同联生公司投得承筑。工程费每英尺白银式十余元。这样，江门长堤经过两次施工，实际造价达到每英尺六十多元。

市内建筑马路，官僚们扒钱手段花样也多。工务局最善于修改工程计划。比如工程设计开投后，施工到一个时期，工务局便和承商商量修改计划，如把马路的土敏土路面厚度减低一寸，人们是不易发觉的，但这一寸从全条马路算来，数目就颇有可观了。减了工程费，商民缴纳的筑路费却没有减低。又承商承建工程，一定要奉承讨好工务局，否则诸多挑剔，就难于施工。承商是私人营业，工务局给他八千元，他可以开具万元收据。总之，官商勾结，手续也会做清楚的。当时人们知道这些勾当，便唱说“马路矮一寸、荷包胀一胀”来泄愤。

筑马路扒钱手段，还包括划路线问题。开拆马路，街道两旁店户都要拆让。那条马路中线该定在那里呢？可左可

右，工务局大有理由可说。有些店铺业主希望自己店铺拆让少些，保留多些，于是就大显手法，要求对自己有利。工务局乘机“审定路线”，一改再改。旧江门留下一些弯弯曲曲的道路如常安路、葵尾路等，正可见证。

其他马路如莲平路、众兴路等，都是这样组会收款。莲平路完工后，余款派回各店户。众兴路筑路，委员会由陈毓棠充主任，陈曾任商会会长，在反抗叶显斗争中，曾被拘囚数月，出狱后由商会补给他损失数千元。他歇业的荣源报关行在众兴路，筑路完工后余款四百余元寄存在荣源报关行，陈一直拖延不肯交回各商号，后来江门沦陷，陈逃去澳门，余款就无法追回了。

长堤完工，促进会结束，有余款三千余元。商会中人为了奉承严博球，在严卸任时，将款在中山公园入口处筑了一座“去思亭”，聘会城建筑师龚容汉设计建筑，立有严的浮雕像石碑一座，背后有碑文记述。究竟是否值得“去思”，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严的像常常遭到群众涂污碰打。其后石碑毁去，石柱所刻对联，也已被填抹掉。这个亭现还留在图书馆对面。

促进会经收筑堤费，每日存入银号（钱庄），按期提取发交建筑公司。当时广东通用本省所铸的银币（双毫）。由于币制混乱，省内先后所铸银毫成色不一（即含纯银成分多少不一）征收员虽经逐个检收，可是每天仍收到所谓“次银”不少。那些次银，并非铜银，只或成色略次，市值也值九成以上。这些次银钱庄不收，当时管财政的常务委员黄恭发（商会副会长）便吩咐存放在他所开的允元海味店内。会计员每收有次银积存壹百元，便用纸封好，骑缝处盖章，送由黄恭发的儿子黄子梧手收代为保管。统计当时先后积存次

银式千余元。后来促进会结束时，把次银开投清理，全体职员瞠目结舌。二十余包封印全被撕开，次银全部都是十三年银。所谓十三年银，是由于当时军阀割据，造币厂在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间所铸出的银币掺杂大量的铜，市面难以流通，人民不愿接受，价值很低。当时各征收员都说并无收过这些十三年银，议论每包封条为何全部被撕毁。黄荣发恃其会长声威，绝不理睬群众意见，一下子便把全部次银以二成的价值卖给了去承买的银号。黄恭发这一手就吞没了白银一千元以上。

促进会编制中，有一个“录事”的名额，工资每月三十元。当时商会会长谭逸南（促进会常务委员），叫笔者兼办了抄写工作，用范桐（饭桶谐音）名义按月将工资领出，凑合其他来途的一些钱，为会长们三几个人在商会开晚饭之用。会长们吃饭，天热时有两个“后生”（勤杂）在背后打扇，笔者叨陪末座，当时还年青，很觉不好意思。其后读李白诗，有句云：“蓬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疑清秋”啊，原来千多年前，大诗人李白和达官贵人们宴饮，也是要人在背后打扇的。五月炎热天时，却觉得秋风阵阵，而我就写不出这样情境逼真的诗句了。

五十多年往事，如梦如烟，倘有记忆不清，有所出入，还望明达指正。

江门新光电力公司

孕育与递变

李梗

江门新光电力公司（旧称电灯局），为邑人赵冠山所创设。赵年青时，于1903年随族叔赴美，侨居加利福尼亚及三藩市，在餐馆及洗衣馆工作。赵年少英俊，体格魁伟，得获一外国女郎垂青，结为夫妇。女名露斯，其家庭世业电气照明。露斯毕业于加洲大学电工系，在其叔之屋仑电厂任职。赵凭此关系，亦得转在该电厂工作。其后夫妻商议，于1913年同返中国。露斯随带有美金十万元，备作经营电业资本。

抵香港后、赵等即探听广州电业情况，认为大有可为，旋即偕同前赴广州实地调查。当时民国初建成立，广州电气事业只具雏型，设备简陋。几家小厂，各自经营，分别设西关（荔湾区）、双门底（越秀区）等处，称为微型电灯，电流只能供应附近一些街道，稍远便不能及。这些小厂听闻赵冠山夫妇回国兴办电业，其夫人又系电业专家，即一同走访，提出合办。经过数度洽商，订出合夥扩展计划。为了节省主要燃料煤的搬运费，决定发电厂建在五仙门（长堤）。各厂合并扩建后，冠山夫妇投资最大。由露斯主持经营增建厂房，添置发电机，在市内树立电杆，敷设电线远及偏僻街道，注意厂内开关调压馈电种种设施，罗致有能力的管理人员。电厂颇具规模。但赵冠山本人没有电气知识，露斯又言

语不通，对于行政管理上出现各种问题很多事难拿主意，日子久了，大权旁落，指挥不灵，夫妇遂萌退志，提出退股。计赵冠山投资港币叁十万元，退股时收回式十五万元。赵退股后返回江门，筹组江门电灯局。民国三年（1914年）称新光电灯局，民国六年（1917年）改称新光电灯公司。民国十三年（1924年）又改名为新光电力公司。名称的更改大概与资本扩充及电流输出情况有关。

新光创办时，办公楼及发电房均建在现供电公司左侧。始盖一平房，安装一部水冷卧式双缸煤气发动机，主轴末端接上一直流球以励磁，交流球总输出220（伏）。150（千伏安）间，每日由傍晚至天明供电十二小时，约总供电1,800千瓦。当时没有设置电表，只系按每枝灯（十六瓦）计算收费。营业仅系照明。开始颇受欢迎。以后市面各行商业日渐繁荣，用电大增。居民用电、亦普遍增加，那时新光公司已显出输电严重不足。到1924年，出现电灯晦暗不明现象。事关本市繁荣，新光公司迫得再购一部德国制的16英寸冷双缸卧式煤气发电机一部返江，并在办公楼对面再建一宽大机房（现工人文化宫前），将旧用的同型机移来并装一起，以利管理。此时电力总计为240匹马力，共输出电量约175（千瓦）。公司增雇机械电气员工，添设电线电缆变压器等。供电问题，差可应付。

是年露斯回美探亲。冠山因正在筹划开办会城电力公司，未有同行赴美。

关于会城分公司，亦称会城普照电灯公司，赵冠山曾与会城人朱滌裘、冯伯葵、李简、朱藻庭、林寿而，及港商黄仿焯、朱润之等磋商，议定设立新光电灯局会城分局，发电厂设会城河南。该厂有16英寸双缸卧式煤气机一部，并在江

门再搬去同型煤气机一部，合计马力有240匹，输出电量为170千瓦多。

这时，江门方面为了添置机器，赵冠山又再赴港，遍访热心家乡事业的同乡，得其附股赞助。公司于1932年又添置一台三汽缸柴油发电机总马力240匹，与旧有的禅臣16英寸双缸卧式煤气机一同安装于新机房中。两机合计，已有马力360匹，电量输出达260千瓦强。

江会两地电力充足，电灯比前明亮了。至1936年，新光电力公司为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得香港、江、会各地股东再附股金，又再购德国道地厂立式四缸水冷柴油机两部回来。两部同型，一部是600匹马力，一部是400匹马力，均安装于白沙新机房中。两机电量的输出合计为750千瓦，装好照用后，基本满足了江门需用电量。

会城方面为着增加电量输出，把江门原有暂已不用的禅臣16英寸双缸卧式煤气机运去会城，增加发电能力，营业骤然好转。

江门、会城两电力公司因扩充设备，一再增股后，赵冠山所占股份比例经已下降。赵逝世后，其子赵星如充任经理有年。其后该公司股东年会进行选举，选出占股最多之林裘谋之婿李景向继任经理，赵星如为协理。

是时，会城公司为了供应工业上用电，增购了一部德国道地厂400匹马力、四缸立式柴油发电机，既降低了发电成本，又便于管理，期望会城工业电气化得到进一步促进。

1937年，日寇侵略我国。1938年3月，江门沦陷，惨遭兽蹄践踏。当时新光电力公司因无人管理，大部份员工星散，或改业谋生，或返乡务农。白沙电厂完全停顿。过了一个时期，原在公司任营业员的李世楫串同仅有少量股份的陈

少虞、赵卓鏊等，挂出新光电力公司临时发电厂招牌，租得沙仔尾同安隆歇业米机厂房为发电之用。该米机原有禅臣16英寸双缸卧式煤气发动机，曳——88千瓦交流球，输出电量有75（千瓦）。从1939——1941年夏李世楫就是租用该机房发电敛财的。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事爆发，日寇先后迫令汪伪政权将新光电力公司作象征性接管，仍委派李世楫为管理员。李将原日放置在三角塘机房久不使用的12英寸立式三缸曲轴已见裂痕的柴油机修好，并将该机单相交流改成三相交流。同时又设法维修原来16英寸双缸之德国禅臣煤气发电机。合计两机马力360匹马力输出电量近250千瓦。按当时市面凋零情况，本可足用，但因日敌霸占常安路长堤一带地段，妖窟遍布，入夜整个禁区灯火通明，浪费电力，其他市民聚居的地方就只能有小量电力输到了。点电灯有如点蚊香，这时候蓄电池出租业应运而生。必需照明的就要租用蓄电池。市民虽牢骚满腹、亦只能徒呼奈何。

或以为白沙新机房设备齐全，能力甚大，为何任令蛛网尘封、闲置不用呢？这因为江门沦陷后，员工星散，很多人转业谋生。更主要的是机房远处白沙，地较偏僻，日敌鞭长不及，夜间时有我游击队出没其间，因此、大多员工不敢沾手恢复工作，日敌亦不敢派人去厂恢复。所以江门电力业在整个沦陷时期都处在半生半死的状况。敌伪虽然多方面威迫利诱，号召电厂原日员工回厂服务，加紧利用李世楫，企复旧观，但一直无法实现这个梦想。

1945年秋，日本无条件投降，新光电力公司员工纷纷先后回厂工作。1947年，新光电力公司劳资双方为改善江会两地供电情况，经过多次商谈，由分公司机房主理人李逢富将

会城立式四汽缸德国道地厂功率400马力柴油发电机拆卸运返江门，与白沙机房之同型机调装在一起，并将会城机电员工调到江门。此外，延聘了原在粤汉铁路工作，毕业于美国密斯根大学电学系之汤达工程师来江，加强技术力量。

1949年全国解放后，原日资本家负责人员星散，陷于无人负责局面。工人们为了维护企业，奋起生产自救。但没有资金周转，业务极为困难。因此，人民政府会同工人组织了“新光电力公司整理委员会”继续经营业务，没有经过公私合营形式。并由整委会核实公司股份金额，除极少被股份因来历不纯须候再查然后处理外，其余绝大部份股东均按整委会核定数目发给股票，并由1953年起发给股息，依照国家规定，股息发至1966年9月底止，未有领的，仍可请领。至于原日新光电力公司已经不用的发电机两部，则拨交了恩平和英德煤矿使用，支援该地生产。接管后机构名称改称供电公司现又改称供电局，政府先后委派范成吉等主理工作。

解放前的江门杉竹业

杨镜波提供资料

宗 伦 整 理

江门杉竹业，在前清时已有所经营，民国建立后廿余年间，进入最盛时期。竹排街俗称上杉栏，各栏店经营采办本省北江及西江四会、封川、江口及广西省贺江等地杉竹及锯口（即将杉加工锯成木板）。下杉栏在兴隆街（即长堤由新庆街口至广新路口地段），也经营西北江杉及进口外国柚木坤甸等木料，做锯口加工及並营砖瓦业务。民国十三、四年间（即1924—25年，兴隆街大火，全街杉店付之一炬。其后大利、信盛美、广华隆等号迁至沙仔尾继续营业，其本钱较少的，则没有复业了。

经 营 概 况

杉竹栏店大多数系集资经营。大户有合成、永安、永同德、逢源兴等号，中户有广同德、恒昌、合祯祥、泰安江兴、永兴祥、广祥源等号，它们都是到集散地区进货，没有直到产区采办。一些小户如安昌、利益栈、合兴祥等则系向本市栏商进货发售。另有小部份则向九江、沙口等地就近进货。

本市杉竹栏店多向附近各县市如中山三埠等地及各县销